

故乡的年俗

柳 萌

距辛卯年春节还有些天哪，几位新结识的乡友，特意从家乡天津宁河县，开车到北京来给我送门神。看着那纯正七彩套版门神画，不禁想起幼时送门神的情景。故乡春节年俗的气氛，顿时推开记忆的大门。

送门神是冀东城乡，一种古老的年俗。那时的春节前后，好像总要下几场大雪，一望无际的冀东平原，像一张展开的白地毯。飘飘洒洒的瑞雪，预示着丰收年景，乡亲们显得格外高兴，彼此之间送门神，即是对春节的祝福，更是对丰年的祈盼。这时送门神的人们，手提着或者怀抱着几卷艳丽的门神画，踩着咔嚓作响的积雪，给亲朋好友送去。昏暗的天，洁白的地，彩色的画，疾步的人，彼此对照着相互映衬着，成了春节前这几天里故乡的冬日温馨风景。倘若送门神是在晚间，送画人手提一盏照路马灯，灯光在雪地里晃动着，似流萤点点在雪里纷飞，还会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些许温暖和情趣。故乡春节的年味儿，从送门神开始散发，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，看过花灯吃过元宵，随着新的劳作到来才渐淡。

门神的造像，一位是秦叔宝，一位是尉迟敬德，家乡人尊称为“门神爷”。据说，有了这二位照看家门，家宅就会一年平平安安，乡里人自然格外看重。为什么会贴这两个人的像呢？小时候只觉得好看，并不明白其中道理。长大后问长辈才知道：相传有次唐太宗生病，闻门外有鬼呼叫，唐太

宗很害怕，众臣令秦叔宝和尉迟敬德，两人戎装站立门外守护，唐太宗果然平安无事。随后令画工画下两人的像，悬挂在宫门左右镇邪。这件事传到民间，效仿而后成习俗，一直沿袭到今天。

我的家乡宁河县，原来隶属河北省，现在划归天津市，可是，说话口音和生活习惯，依然保持着冀东的特征。过春节的习俗和礼仪，虽说有些两地杂糅，但是更多的成份，还是属于冀东地区。这一方水土滋润的文化，无论经历怎样的变革，都难以撼动那古老的根。比如春节的各种纸制品，像门神、财神、春联、剪纸、吊钱，都有着浓郁的冀东乡土味儿。这次几位乡友送来的门神，就是家乡东丰台的老版画，两位家门神造型栩栩如生，正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模样，比别处的门神画造型更显得古朴、鲜艳和生动，很符合冀东人的审美情趣。

故乡春节的年俗，除了送门神画，有的还送财神画。民间传说有十二路财神，财神还分文武两种，我家乡的财神形象，像是传说中的赵公明。穿戴古衣冠的长须老者，冲着你和蔼可亲地微笑着，即使给你带来财运，总还会感念他的善意。这次乡亲们未给

我带财神画，大概知道再有财神保佑，我也没有发财的命吧。除了传统的门神爷，还带来几幅别的年画，倒是颇得我的欢心。因为春节送年画也是家乡的年俗。这普通年画都是喜庆内容，如《年年有余》、《麻姑献寿》、《鲤鱼跃龙门》、《老寿星》、《五老观太极》等等，这些色彩艳丽形像生动的年画，会增添浓浓的年味儿，更成为新的一年寻常日子里，人们对儿孙经常讲述的故事。像已经多年不见的《二十四孝图》。我小时候家家必买年画，除夕夜晚给长辈拜年接过压岁钱，曾祖母或祖母就会指点着画儿，讲述上边二十四孝的故事，目的就是让儿孙们懂得，永远孝敬长辈人的道理。这种春节文化习俗，在冀东一带城乡很流行，有些不算殷实的人家，宁可平时省吃俭用，春节也要买几张年画贴上，除了装饰家居图个吉利，更注重年画的教化内容。

春节送门神、财神画，是家乡的老年俗，少说也有七八百年历史。有这样漫长的年俗，就有这样长的印制业。宁河县的东丰台镇，就是个有名的版画之乡，素有“京东第一镇”之称，版画印制品在全国也属得上。其版画特点是

构图颜色鲜艳、夸张，画面风格粗犷、质朴，跟杨柳青、朱仙镇版画完全不同。去年我曾经专程造访东丰台，可惜这样的版画作坊已经大量消失，只有几家还在苦苦支撑着，这其中就有给我送门神的恒盛号。老板于雨来是位憨厚的农民企业家，他非常自信地告诉我：“我手头有好多块老画版，再困难我也要坚持制作，把这老祖宗的东西保存下来，给乡亲们的春节营造点儿祥和平安的气氛。”我问他销路如何，他说销路相当不错，我国的港台地区以及东南亚、日本和欧美，都有客人来买民俗版画。特别是门神、财神版画，更受远近客人的青睐，在春节期间特别抢手。是呵，如今人们最大的希望和祈盼，不就是健康、平安和快乐吗？

至于写春联窗花儿这类故乡的年俗，跟其他南北城乡相比，在形式和内容上好像并无大的差别。在我的家乡写春联，有一点倒是非常可取，这就是对那些会写字的读书人，通常尊称他们为“先生”，春节时“先生”分外受欢迎。无读书人的人家在春节前，买几张红纸提上烧酒或糕点，登门到“先生”家求写几幅春联，笑逐颜开地拿着回家，这个春节也



就算过踏实了。我许多年未在家乡过春节，年俗似乎也有些新变化，听说如今时兴挂国画和字画。年前有几位乡亲专程到北京来，找在京城的同乡书画家，请他们写些字作些画，准备在春节赠送亲友。求画要字的人中，有普通农民，有一般干部，还有企业老板，他们说，住房宽敞漂亮了，年年春节贴年画，总觉得有点单调，家中有点字画会更好。

就是嘛，经济条件好了，生活水平高了，审美情趣有了变化，年俗自然也会有所不同。只是希望乡亲们，不要把老的年俗丢掉，像送门神、贴对联、剪窗花、买年画、挂吊钱，依然是味道儿最足的年俗，让这些老祖宗的东西，陪伴着过新生活岂不是更红火吗？

名家新作



青岛大队雪景(国画)

王炜 作

春 联

曾若水

国人
一年一度
把语言文字与书法
在红纸上
精心地
锤炼成
一种古老的文明习俗
庄重地贴在门上

点燃奋斗的激情
照亮美好的前程
也让寒舍依偎怀中
静静地取暖

贴在门上
是红红的爆竹
噼里啪啦
说着热烈的向往
说着比年更长的喜庆

正直地立在春天里
迎接与农业相吻的雨水
迎接拜年的布谷声
并守卫着丰收的门神

贴在门上
溶入各家各户
是一串长长的祝福
领着我们
走向好运

稻草之心

石泽丰

塘坝或山坡上晾晒。然后又将晒干的稻草挑回家中，堆成草堆。稻草在扁担的两头，让扁担在父亲的肩头上吱吱作响。在那个贫穷的岁月，父亲挑起的，还有一个沉重的家庭，所以父亲与稻草为伍，将稻草喂牛，用稻草烧饭，将稻草作为全家度冬的垫被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在父亲那里读懂了草为谁生，草为谁死。从堆草上也可以看得出，草们很听父亲的话，任父亲将它们堆成一个圆柱体草堆，然后，需要用着的时候，又任父亲从不同的方向抽走。其实，堆草与抽草很有讲究，我也曾尝试过堆草，但每每堆到

们整齐地靠在墙边，让太阳晒着。我看到草们聚集在一起，像是相互商量着什么，偶尔发出一点微响，这种微响，你不贴近近听是听不到的，但父亲知道，这是草语。稻草之心，也只有庄稼人最懂。父亲说，把草心晒干，铺在床上，就是个暖冬。的确，在日后气温突变的寒冬，晒干的稻草们躺在我的垫被底下，将温度储存，让我们这些农村娃感觉到被窝的温暖，以致产生一个又一个甜甜的梦。

稻草是父亲收割上来的。谷粒脱掉之后，父亲把一把又一把稻草的颈子扎好，挑上田埂，挑到

红孩在《奖作家不如奖作家笔下的人物》(《中国文化报》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四日)一文中提到，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开评之前，他曾发表文章，提出“散文(包括诗歌)应设置单篇奖”，“结果是你提你的，人家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。因此，当鲁奖评出后，遭到诸多质疑、炮轰时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。相反，我倒很理解主办者的苦衷……应该说，如果评出了单篇作品，那么，这篇作品不仅是这个时代的名篇，也一定是这个时代的名篇。然而，主办方没有做。想来，主办方也怕，你评出的作品如果不是这个时代的名篇，也一定是时代的名篇，那可真丢人了。如此，还是评集子保险些”。或许红孩那时尚年轻，不一定知道中国作家协会新时期举办的首届(一九七九~一九八〇)优秀诗歌奖，评的就是单篇，而非诗集。

记得与中国作协首届(一九七九~一九八〇)优秀诗歌奖同时举办的优秀报告文学奖、优秀短篇小说奖、优秀中篇小说奖一样，评的都是单篇奖。可以说那次获奖的诗歌，如舒婷的《祖国，我亲爱的祖国》、雷抒雁的《小草在歌唱》、叶延滨的《干妈》、熊召政的《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，制止!》等等，无不既是获奖诗人的名篇，也是时代的名篇。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韩瀚的《重量》：“她把带血的头颅，/放到生命的天平上，/让所有的苟活者，/都失去了/——重量。”仅仅四行共二十八字，相当于一首古代的七绝，这首歌颂张志新的短章，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，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来。当年

我在《新观察》杂志当记者，住进京西宾馆出席颁奖大会，采写有关报导并组织了评论文章。可以肯定地说，当年的评奖结果，不仅从未遭到任何质疑与炮轰，主办方也从未说过评单篇奖有什么为难或苦衷，而且文坛内外都心服口服，皆大欢喜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上述的获奖诗歌，依旧是获奖诗人的代表作，也依旧是新时期叫得响的名篇。到了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，中国作协双年度的优秀文学作品评奖，定名为鲁迅文学奖，不知出于何种考虑，把诗歌奖由单篇(首)奖改成诗集奖了。这一改，就改出麻烦来了。因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，诗歌的图书市场严重萎缩，几乎所有的诗集都是作者自费出版，诗集无法进入流通流域，所以，获了鲁迅文学奖的诗集，读者一无所知，就再也不会出现像《祖国，我亲爱的祖国》、《小草在歌唱》、《干妈》、《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，制止!》、《重量》等获奖名篇广为传诵的动人情景了。
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(一九九七~二〇〇〇年)揭晓之后，有一本获奖诗集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而我当时正是分管诗集终审的副总编辑，有文友打电话来问

我索要这本获奖诗集，我说是不是搞错了？因我从未终审也从未见过这本诗集。到资料室存档的样书柜里去查，竟然也不见踪影。于是，我就写了一篇《找不到的获奖书》，发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一日的《文论报》上，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关注与不悦。但我至今都敢担保，我在《找不到的获奖书》一文中讲的全是事实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我后来查清楚了，那本获奖诗集用的确实是作家出版社的书号，只是他自费印了五百册赠送亲友，未送一册样书交作家出版社存档，广大读者就更是一无所闻了。由此，我也就想到

与其给读者看不到的自费出版的诗集评奖，还不如恢复给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单篇(首)诗歌评奖呢！

我曾经查阅过《全唐诗》，王之涣的作品仅六首，加起来只有二十四行，而其中至少有两首，即《登鹳雀楼》和《凉州词》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。只留下六首诗的王之涣当然是出不了诗集的，如果不以单篇(首)评奖，王之涣就无资格获唐代诗歌奖了。可是，谁能小视王之涣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呢？其实，古往今来，真正的大诗人，不在其出了多少本诗集，而在其留下了多少名篇或名句。乾隆皇帝留下的诗可谓多如牛毛，够出几大部厚厚的诗集，但其中无一首传世名篇，若要给清代诗歌评奖，恐决不会有人投他的票。王之涣与乾隆各两相比较，就知道出不出诗集对诗人来说无关紧要，只要写出名篇名句，就可千古流传。就说现当代的大诗人吧，被人们记住并经常引用的，也往往只有几行，如艾青的“为

什么我的眼泪里常含泪水？/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、徐志摩的“悄悄的我走了，/正如我悄悄的来；/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、卞之琳的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/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”、臧克家的“有的人活着/他已经死了；/有的人死了/他还活着”……

新获鲁迅文学奖的五本诗集，至今我一本也没见到过，不知道其中是否有这样可被读者广为传诵的名篇或名句？但是，在我的阅读视野内，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歌中，至少有可以称之为当代名篇的。譬如白桦的《从秋瑾到林昭》，老诗人屠岸曾称：“《从秋瑾到林昭》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——中国人的最高良知，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！就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，它抵达到一个几乎空前的水平。作为一名读者，如果他的血还有一点热度，如果他的心还有一点红色，那么他读这首诗时，就不可能不流泪，不可能不思考，不可能不自省！”(《文学报》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一日)这样难得的好诗，被列在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之外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

世象杂谈



我站在夕阳的余晖中，眺望不远处那片空旷的田野，曾经五谷丰登的景象和童年里我们追逐的欢乐，正在一步步离去。村东头，那是谁家的草堆，它躲在村庄的皱纹里，垛上的草衣随风飘动，让整个村庄古老而安详。我是从村庄走出的农村娃，睡着稻草长大，后来蜗居到了城里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无法真正融入城里的生活，这一次父亲的离去，与稻草渐渐疏远的心，似乎被稻草一点点地拧紧，拧出一种说不出的伤痛。这个村庄，这个被稻草铺就的竹床，日后，我恐怕是很难再来睡上一觉了。

心香一瓣



韩丽晴

夜读时间

时间在白天走得特别快，仿佛追着太阳的脚步赶路，赶着往柴米油盐、车水马龙、上下折腾、东长西短、左右为难的名利场上奔。这样的白天，只是生命的表象。而在天黑下来之后，自然归于静寂，人心朝向自己，万物蜷缩成靠近心脏的姿态时，我们能听到时间滴落在夜色中的清响，听到白昼被我们不经意搁置在一边的许多诉求，其实这些在诉求中顽强生长的内心的声音，一直居住在我们身体的内部，从没有离开过，并且随着我们在时光中的成长而成长，那是与我们的记忆血脉相连的一种景象。既然存在过，我们就要找到它。阅读，是最好的一条寻找的通道。

子夜时分的时间，不是用来赶路，这个时辰与白日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缓慢，它们甚至会在瞬间以固有的态势凝滞，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，当我们与某种期盼已久的情愫相遇时，时间会因此而停止，这样的情愫是纸上常常呈现的风景，并不惊天动地，却以绵柔韧劲的方式抵达心灵，令人恍若产生与另一个自己重逢的欣喜。

偶然看到南京专栏作家申锺澍的随笔新作《光阴》就有这样的魅力，书中通过对二十四节气的相关叙述，来表现对中国式传统、诗意的农耕文化的回望，正如书中所言：“每一个节气，都是人们试图与天地沟通的一个庄严仪式。通过这一个仪式，将触摸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底色。”文中所描述的是一直存在、却为我们所不经意忽略了的東西，之所以忽略它，是

来的理由，美好的时光谁不想挽留呢。

这可能跟作者是个特别追求唯美的人分不开，他追求的是唯美，不是完美，他追求唯美的人与自然、外界的关系，追求一切唯美的他认为值得为之去追求的表达形式。文字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文字，思想出文字，情怀出文字，没有思想的人，写不出好文字，没有高尚情怀的人，写不出经典文字，文字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反应。《光阴》写得唯美、丰富、内涵，装帧设计也与内容内外呼应，红绿桔蓝四色线在书脊的侧边彰显季节的四季，内页二十多幅生动、憨态可掬的农民画更是为阅读增添了许多意趣。

这个世界并不完美，充满了令我们不安和焦虑的因素，但幸好还有些美好的文字存在，令我们的心灵稍有片段的喘息。尤其是在深夜，在文字的深处，看到时间瘦成一根竹子，而我们自己的人生，便是竹影下的一壶茶，在光阴里氤氲。这是轻拢上《光阴》后的一声

书海拾贝